



历尽沧桑

——海外华人生活纪实

□ 马森亮／著

● 湖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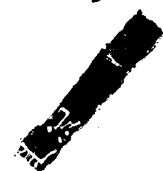
历尽沧桑

——海外华人生活纪实

马森亮 著

湖南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1 号



历 尽 沧 桑
——海外华人生活纪实

马森亮 著

责任编辑：常修莉

※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75

字数：194000 印数：1—3200

ISBN 7—5438—0340—2

I·35 定价：4.00 元

目 录

这般可怜的身世	(1)
如此悲惨的遭遇	(13)
闹它个天翻地覆	(34)
避祸于太平山下	(73)
尽是穷途落拓人	(97)
险被当猪仔出卖	(123)
他原是这样的人	(164)
草草成婚匆匆别	(175)
另一种生活开始	(200)
自己人打自己人	(219)
谁是最可爱的人	(225)
千走万走回大埔	(241)
我不负卿卿负我	(252)
卿须怜我我怜卿	(263)

这般可怜的身世

这是一个兵荒马乱、贼杀连天的世界，也是中国人最遭劫难的时代，千千万万人都无法活得下去了，偏偏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赶着来投胎，黄俊生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不知他当时是做人切呢还是身不由己，胡里胡涂地投生于一个比任何贫苦更贫苦的家庭，给自己带来比任何不幸更不幸的身世。

那时，中国正在清朝政府的残暴控制之下，整个国家似一个熟烂的苹果，内有虫蛀，外遭鸟啄，民间到处似“流动之王”的土匪强盗，衙门又尽如“不流动之贼”的贪官污吏。

当黄俊生“哇”的一声表示“我来也”的时候，就没有了爸爸，他妈视这个遗腹子为稀世奇珍，觉得能为祖先立下这汗马功劳，已对得起那位有情无命的丈夫了。她明白，生孩一阵痛，养儿终生苦，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。但为了这条继承香火的血脉不致中断，便下决心要把这苦命的孩子抚育成人。她尚年轻，身体又壮，便向人租了几块薄田来耕种，农闲时再去帮人做些杂活，赚个一星半点来贴补家用。孩子还在吃奶时，她背着他去做工；孩子会走路了，便寸步不离地带他跟着走。由于她干活肯卖力气，勤忙苦作，很得一般有钱人家的赏识，乡人也对她十分抱有好感，爱屋及乌，这孤儿才不致遭受更难堪的歧视和凌辱，生活也还过得去。

黄俊生七岁那年，妈妈把她送进村里的私塾念书，这在当时的社会，可算是大胆的安排。那时的乡俗，是所谓“文章有种，诗礼传家”的，入学念书是有钱子弟的特权，象他这样的

穷苦人家，要送儿子入学，很会惹人耻笑，说不知自量。但她还是做了，其目的并不是希望老师帮忙看管儿子，也不奢望儿子将来有什么大的出息，可以光宗耀祖，仅只是要他能认识几个字。所以，她不顾一切，到处求人，总算得到各学童的家长们的认可，黄俊生才踏进私塾的大门。

这所学塾有十多名学童，黄俊生是唯一的穷家子弟，却也是一名最聪颖的学生，功课教了两遍就能琅琅上口，因此，自然会招引同学的妒忌，当面或背后，经常听到闲言冷语，往往遭到造谣中伤。虽说含垢忍辱是穷人应守的本分，但含垢有个限度，忍辱亦有个范围，若超出此限度和范围，不守本分亦势所必然，理所应当。所以，黄俊生在学塾里亦经常和人争吵，甚至相打。那位塾师是个老学究，人品倒很清高，生活却相当凄凉。他很喜欢天资聪颖的黄俊生，却也很明白自己的地位，他的饭碗是靠那些有钱人维持的，故每次在处理学生纠纷的时候，总难免失之偏颇。为此，黄俊生的妈妈不知向人赔个多少不是，暗地里流过多少眼泪，几番打算叫儿子退学，却又不甘半途而废。她十分了解，小孩子的话是天真率直的，口角上的争执实不算什么大事，若经大人们插嘴挑唆，就很容易起变化，何况在轻贫重富的乡间，穷人被指责揶揄是势所难免的。因此，她只可认命了，继续容忍下去，希望时间会慢慢消除这种不平等待遇。

果然，小孩子是没有隔宿仇恨的，时间一久，这种中伤造谣的事便烟消云散，不再发生，同时，那些功课不好的学童也很需要黄俊生的帮助，彼此相处日趋融合，表面上也就相安无事。

这时候，黄俊生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：在学塾里相处的是富家子弟，面和心不和；回到家里，相与嬉游的尽是一班无法

入学的穷家小朋友。

在学塾的几年中，黄俊生对功课加倍用功，书念得越来越多，字也写得越来越好。他的好胜心很强，常以小先生的姿态，把自己所懂得的知识教给别人。回到家里，滔滔不绝地给妈妈讲故事，逗得他妈打心眼儿里欢喜。塾师也不时在人前赞扬，说他聪明伶俐，品行又好，前程实无可限量，将来定是功名中人。“看起来——”他每次提到黄俊生时总习惯地捋捋胡子，口角带笑地说，“本乡的风水亦该发迹了，神童会应运而生。否则，家无读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？”

这地区本是一个瘦瘠无比，地既不灵，人亦不杰的穷乡僻壤，平时连谷米都不会多产一粒，竟然会出产“神童”，在乡人看来，是一种奇迹，一种了不得的光荣。因此，这“神童”很快就传开了，黄俊生的身价，无形中“行情看涨”，连他妈亦沾光不少。她表面上自怨自艾，内心却十分高兴，干活时特别来劲，充满信心和希望。本来她有几家有钱的亲房，过去因贫富悬殊，疏于往来，但自“神童”出现之后，那些有钱的亲房居然一反常态，表现格外亲热，出入频繁，恢复了往来。这种前倨后恭的突变，关键在于这位“神童”。

何谓神童？黄俊生母子懵然不知。这虚誉浮名亦丝毫无补于实际，他的家依样的穷，他们的生活依样的苦！吃的依样是青菜淡饭，穿的依样是冬夏不分的破衣烂衫！虽然听到的不再是尖酸刻薄的风凉话，看到的不再是斜眉怒目的冷对眼，毕竟好话不饱饿肚皮，笑口难暖心头寒，他们只要求能填饱肚皮，哪敢异想天开去当官做贤？黄俊生正象一棵刚抽芽的玫瑰，要它开花仍须长时间的保养和栽培。但须怎样去保养和栽培呢？连最关心他的园丁——他最亲爱的妈妈也一筹莫展！

这年，黄俊生十二岁，天气奇热，流感盛行，他妈不慎吃

了两个烂香蕉，顿时感到身体不适，没过两天就肩起“红白痢”来，病情日重，一个结实粗壮的身体一下子变得皮黄骨瘦，终日昏迷不醒……

一天，他妈的神志忽然清醒起来，见孩子愁眉苦脸地坐在床边，便伸出瘦骨嶙嶙的手，颤声说：“孩子，你瘦了！让妈摸摸你！”

黄俊生伏下头去，把脸埋在被褥里，任妈妈的手在头上反复抚弄，他感到一阵温暖，但也有些害怕，眼泪不停地涌出，把被褥弄湿一大片。

“孩子，妈妈的病恐怕不会好了——”

这句话有如响雷，顿时，耳鼓“嗡”的一声，他哭了，似小狼嚎叫，沙哑着声说：“妈，你不能丢下我，我要妈——”

“唉，人病怕死，眼病怕瞎。”她颤颤抖抖，半泣半诉地说，“你需要妈，妈更需要你！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办法了，只恨天公不长眼，对我家太残忍了！孩子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——”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，好一会才开口继续说，“你年纪尚小，妈说得再多，你也记不住，但有一句话务必要记牢：凡事要忍，切不可和人争吵、打架。孩子，妈的话，一定要好好记住啊！”

“我一定永远记住它！妈，你可不能走啊！”

“妈当然不想走，可是，由不得我呀！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——唉，妈心里有千般愁，万般恨，无处哭诉呀！儿啊！我只希望你能替妈争口气。”

经过此次生离死别的叮咛嘱咐，母子抱头痛哭之后，没过几天，这位可怜的妈妈便丢下这个更可怜的孩子长眠不醒了，留下的是一片愁云惨雾，哭哭啼啼。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嗓子哭哑了，发不出声；眼神憔悴了，流不出泪！他痴痴呆呆地看着妈

妈的棺木从暗角里搬上荒山，草草埋葬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样：骨瘦如柴、神思恍惚、寡言少语、内心空虚、失魂落魄、痴痴呆呆。他的家，是一间泥屋，经过几十年狂风暴雨的考验，虽然破旧，总还算一个象样的窝！过去，母子相伴，有说有笑；如今，举目无亲，谁与为欢？正是叫天不应，呼地无闻，阴阴森森，令人怵目惊心，连屋里的空气也变了样——过去清新流畅，愉快活泼；如今死气沉沉，令人窒息。小孩子原本胆怯，面对这清冷阴森的家更是望而生畏。头几天，多亏邻家两位老太过来陪伴，悉心照料，但终非长久之计，因为各自都有个家！“怎样安置这个举目无亲的孤儿呢？”村里人纷纷议论。那时的乡俗是血缘至上，什么事都是由亲及疏，按理此孤儿是由近亲照顾的。但各房亲人等都认为此孤儿周身晦气，未出世就克死父亲，现又克死母亲，是一个不祥之物，谁也不愿意招惹麻烦，因此一个个都以各种借口推搪，谁也不想背包袱。别人见其近亲的态度如此，不便插嘴参加意见，于是，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下来。

村里有一间祠堂，内有一个“谈话室”，乃一班阔佬消遣、吸毒等所在。其门两侧挂着一幅对联：“执竹侧身求快乐，对灯横枕养精神。”十分醒目耀眼。抽烟的尽是有钱人和一班所谓文人雅士，穷苦人家是没有资格入此室谈话的，读书人虽也是穷光蛋，却知书识礼，为想附庸风雅的有钱人的最好搭档。因此，乡间的一切事务都在这里商量解决，故此“谈话室”无形中已成为乡间的议事厅。

有一晚，“谈话室”已群贤毕至了，横眠直躺的堆着十几个人，从烟枪里发出的吱吱之声，此起彼落，非常有节奏，也分外悦耳。这时烟雾弥漫，满室烟味，忽然有人提起黄俊生这个孤儿的问题，马上引起热烈反应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，异口

067206

同声地都说这孩子确实可怜，却谁也说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安置他。

“唉——”一声悲天悯人的长叹，来自靠窗子的烟榻上，音调虽然低沉，听来却颇有权威，立时嘈声顿息，大家都倾耳细听。他干咳几声，调整好嗓子之后，打着烟腔说：“本来嘛，俊生这孩子的教养问题，我们做亲房的实责无旁贷，各位如此关心，本人万分感激。不过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几家亲房，谁的家人都有一大堆，谁也没有余力多养一个人，此种难言之隐，常人是无法体会到的，本人对此事亦十分为难。待不理吗？到底是亲房子弟，人家不说自己亦难过；要理呢？又力不从心，爱莫能助，真是徒唤奈何……”原来说话的是黄俊生的近亲房长黄德翁，又是乡间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。

“对，对！”立即有人沙哑着声附和，“德翁公这番话确是仁至义尽，通情达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至理名言，可圈可点。”边说边竖起大拇指来加强语气，听声辨人，谁都知道此话是出自善于拍马吹牛的“油嘴成”之口，他原名黄嘉成，是个破落户子弟，读过好几年书，典型的一个好吃、懒做、多嘴的“读书不成三大害”人物，他正横卧在黄德翁脚边打其“三星”（烟榻上规矩，三人斜躺着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，围绕着其中若明若暗的烟灯，谓之“打三星”）。“德翁公为本乡的大善人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”他继续说，“在十几年前，外地的一场大水灾，德翁公不是慷慨解囊捐出善款五百两白银，蒙圣上钦赐一个功名吗？可见德翁公一向慈悲为怀，乐善好施，绝不是一个守财之奴！不过，目前情况稍微特别，若捐施一次，相信毫无问题，要长期供养，就值得考虑，所谓长贫难顾，其中困难，谁都会想得到的。德翁公说的爱莫能助，确是肺腑之言，良有以也，岂待言哉！”

接着是一片交头接耳的细语，好似粪坑上的苍蝇飞舞时发出的一阵嗡嗡之声，夹着几句俏皮话：

“对自己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外人则心不足而力有余，好一个旗幡灯笼，照远不照近。”

“有钱人喜欢养的是狗，没兴趣去养人，你不知道他养的狼狗多凶，前天我从他门口经过，险些被咬了一口。”

“这是人凭狗威，狗仗人势，几曾见有穷家的狗敢凶狠，富家的狗不咬人？”

有人居然坐起来说话了，是学塾的老师黄宏才，看他的精神分外爽朗，音调也没有阴沉涩滞有气无力的烟腔，显然已过足了烟瘾，中气很足，正是“吊瘾一条虫，过瘾一条龙”。“在我教过的一百几十名学童中，”他开始说话了，“不管外地或本乡的，从没有一个比得上俊生这孩子的天资那般聪明，说他是神童并不为过。如果生长于富豪之家，其前程实无可限量，此栋梁之材，必成庙堂之器。无如天妒英才，文憎命达，他的身世确也太不幸了，老天爷能给他一个发达的头脑，却偏不给他一个发达的家庭，好一棵优良种子，刚长芽就遭受暴雨狂风，猪啃牛践，真是万分可惜。”他摇几摇头，表示无限感慨。“但话说回来，”他继续又说，“圣人有云：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先必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。古来之王侯将相，多出身寒微，历尽千磨万难方有出头之日，或者彼苍者天，有意安排俊生这孩子来个先苦后甜未定，老夫早已立下宏愿，能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此生亦可无憾。对这孩子的教育，愿意负起责任，继续教他读到成才为止，这愿望相信——”

“我相信——”有人打断了话头，带着油腔滑调说，“我十分相信老夫子会填满他的脑子，却不相信你有能力填饱他的肚皮。我说老夫子呀，你这夫子太老了！满肚子不合时宜，教他

读书其事还小，主要问题在于给他饭吃，你能做得到吗？照你目下的家庭情况，人口一大群，已饱和了，该是疏散的时候，哪有能力再多养一个人？”

“疏散人口”，此话是犯大忌的，塾师听了，勃然大怒，骂了起来：“你家要疏散人口是你的事，怎能如此尖酸刻薄来咒我？放屁放屁，真是岂有此理——”

烟雾缭绕中忽然冒出火药味，旁人于是做好做歹的在劝解，忙乱中，门角里突然有人一声大叫：

“请静一静！我有句话要说。”

大家愕然，象闻到雷声的小鸡，都把头扭向门口张望，原来说话的是黄亚进。

黄亚进是个穷人，本无资格入此“谈话室”的，因他住在祠堂的一侧，故也经常在此出入，听听谈论也凑凑热闹。他不是烟床上的佳宾，所抽的正是一般农民抽的烟丝，此时他正手拿烟杆站在门口。他的个子虽矮，却有一种凛然神气，两道似探海灯的眼光，反复向周围扫射。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事，都凝神敛气，倾耳静听，一时鸦鹊无声。

“各位父老，”黄亚进见大家静下来了，乃冷笑一声，谦和地说，“请原谅我的鲁莽，刚才的话太响了。我要说的与俊生这孩子的事有关。我蹲在这里听了半天，各位对这孩子的关心，确是菩萨心肠，圣贤胸襟，只可惜旧棉被翻来翻去都是这么三幅，没有实际办法来安置他。不如这样好了，既然大家在推卸责任，又想解决这个难题，这孩子由我收养好了，你们不养，我养；你们怕麻烦，我不怕麻烦！反正我没有四亲六戚，孑然一身住在祠堂里，多一个人多个伴，各位认为怎样？”

话说明白了，大家才把心放下。接着又是一阵嗡嗡声。

静了好一会，还是那位健谈家油嘴成开口，他说：“亚进有

此仗义之举，大家无有异议，相信身为族长的德翁公更为欢喜，你确实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。不过——，照道理看，需要有一张契约，双方签了字，才算手续齐备，将来就不会产生麻烦。”他转头又问：“德翁公，您看我这样处理恰不恰当？”

德翁这时嘴里正抽着烟，只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但黄亚进听来非常逆耳，心里很不高兴，等到再不见有人发表意见了，才又冷笑两声说：

“这还不等于写卖身契，立生死状吗？我可不干。本来嘛，对这个孩子，论亲轮不到我，论疏也轮不到我，我只见他可怜，房亲人等又诸多推搪，漠不关心，非房亲人等亦抱着看热闹的态度，嘴边满是同情话，实际并无一点帮助，所以我才不度德量力要收养他。如果在此问题上还要多生枝节的话，我又何苦来哉？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看各人神态，似乎对自己的话颇为欣赏，便继续说：“各位父老，我亚进为人憨直，讲话做事绝不拖泥带水，说错了还请大家原谅！当大家在这里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是否会想到俊生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的遭遇？他冷了有谁给他盖被？他哭了有谁给他劝慰？各位在这里养神寻乐，总嫌时间过得太快，可曾想到这孩子的日子过得多么长！他母亲去世已经五天了，他成了孤儿，一个人呆在那间凄凄惨惨的屋子里，再挨几天，怕不饿死亦会吓死。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试问你们房亲人等如何对得住祖先，乡间父老又怎样对得住良心？人家会这样说：“俊生是死在一班良心最好，专会说好话而不会做好事的一班父老手上。这些话，你们受得了吗？以后还有面目走进这座祠堂吗？好了，我的话说完了，大家商量商量吧！”说完一转身，悻悻然回房里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油嘴成特地来找黄亚进，说：“大家听了你昨晚说的那番话，非常感动，但照身为族长的德翁公的意思，是

想把俊生卖给你做儿子，干脆利落，免得拖泥带水，问你的意思怎样——”

不待他说完，黄亚进即“呸”了一声，忿忿然说：“到这个时候，还想在一个孤儿身上赚钱？”

这话把对方吓得一跳，脸色由红转白，不敢再置一词，黄亚进瞅他一眼，样子可怜亦复可笑，于是又向他解释：

“兄弟，你放心！我说的是德翁，不是你！他们确实做得太绝，对自己的血肉至亲，不加援手反而打坏主意，于情于理，又怎说得过去？卖猪需先养猪嘛，不养猪而能有猪卖，天下有此道理吗？再说，我尚在壮年，并不是没有娶妻生子的本领，为什么要买孩子？何况一个二十六岁的人有个十二岁的孩子，人家又会怎样说？——本来呢，我要收养俊生的事并不太着急，但听了你老兄刚才的话，知道他们正暗中进行出卖俊生的勾当，事态已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，我不能不马上行动，也不管任何人同意不同意了。”黄亚进的语气转趋沉重起来，“告诉你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把俊生接过来，麻烦你老兄转告德翁公一声，今晚回复我，无条件同意便罢，否则我不客气，当众揭穿他的阴谋，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！”黄亚进越说声音越大，面带怒容，两眼炯炯生光。油嘴成已吓得面青唇白，一直不敢插嘴。

停了好一会，黄亚进似意犹未尽地继续说，语气稍微缓和：“真想不到他们有钱人家的心肠这么狠毒，外表上说的那么光明磊落，暗地干的又这般卑鄙肮脏，居然趁火打劫，想毁灭一家穷亲房。还幸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有我黄亚进在，他们就休生妄想，我决意来将俊生收养，以便为他爸爸留下这条根，保存下这点血脉。我虽然穷，要靠力气来找饭吃，但抚养一个小孩子，亦不外多个人多双筷，有粥喝粥，有饭吃饭，总不成

问题，人得我们，也没有谁敢再欺侮凌辱他。——我昨晚在烟室里说的那番话，并不是没有作用，就是想要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封闭那些爱说风凉话的悠悠之口，即使日后有什么麻烦，也没有谁敢向我追究责任，因有全乡的人会做见证，奸赖不来，也诬陷不得，我这点用意，聪明莫如你老兄，不会体谅不到？”

“领会到，领会到！”油嘴成这才强颜苦笑起来，并习惯地竖起大拇指晃了几晃，说：“真想不到亚进你是义薄云天的好汉子，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！”

“现在说来，这话已属多余了。不过，我还有几句话要你老兄转告德翁公他们，对俊生这孩子，我带定了，他们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明天一早，我就接他过来一起生活，先声明一句：我不想此事多生枝节，我带的只是俊生一个人，不会带走他家的一草一木。我知道他家里尚养着一头猪，十几只鸡，还存有两三担谷子，连同所有家具，这些任由他们一班房亲人等去处理，我一概不过问。我抢救的是人，不是物资。”

话已说清楚了，油嘴成见黄亚进不再开口，自己又有口难开，便乘机告辞，三步两脚地溜了出去。黄亚进望着他的后影，摇头冷笑一声，喃喃自语说：“多一个读书人，多一个烟鬼，多一根搅屎棒！”

黄亚进着手把房间整理一番，腾出孩子睡的床位，并到小镇买回儿童用的应用物品及几套新衣服，做了一些应做的准备工作。

在晚饭前，油嘴成果然不敢失信跑来了，喜滋滋地告诉黄亚进说：“德翁公非常欣赏你的直爽态度和仗义的壮举，他十分同意你这样做，并有句话嘱咐你——”说着，走进一步凑在耳底说，“德翁公特别请你帮忙，以后千万不要在人前提及关于卖

孩子的事，这是他再三嘱咐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黄亚进说，“只要他不找我的麻烦，我绝不会向他罗嗦；如果故意惹是生非，我必给他更难堪的罗嗦。这是公平交易，各不相欠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！十分合理。不过——最好你立下一条誓言，以昭信用，我亦可以向德翁公交代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黄亚进两眼一瞪，大声说，“我的信用要靠发誓来维护的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亚进为人光明磊落，说过的话就算数，不象你们那样反复无常，誓愿当食生菜。我问你，要我发誓的，是德翁公的意见还是你自作聪明，我倒要问德翁公问个清楚。”

油嘴成惶恐起来，连忙摇手说：“不，不，这不关德翁公的事，是我一时口快说出来的。此事万勿张扬，鄙人这厢赔罪，务请包涵！”

黄亚进的脸色稍霁，仰天喃喃自语：“番摊对牌九，刀尖对犁头，你走阳关道，我过独木桥，河水不犯井水，针锋何必相对！”复指着油嘴成说，“我对你倒有点意见——”

“请指教！”

“希望你老兄莫管别人闲事，少说废话，多做点实际工作，那就邻里幸甚，亲友幸甚了！”

如此悲惨的遭遇

黄俊生和黄亚进在一起生活了，住在祠堂里。这祠堂是一处公共场所，一年之中，只有在新年祭祖时才有几天庄严肃穆气氛，平时则是闲杂人等在此聚赌、下棋或小孩子追逐游戏之所在。厅堂相当大，正中排列着一大堆神祇牌位；廊下有两个房间：左边的是用来抽烟的“谈话室”，黄亚进住在右边那一间。他是管理祠堂的“祠堂公”，负责打扫卫生等项杂务，故能独占一室。

黄俊生受过严重刺激，又换了个新环境，心神总是恍恍惚惚，感觉也非常迟钝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，也无心继续上学念书了，而且身为监护人的黄亚进也不主张他再入学。于是，为了救这个孩子，除供他吃饭以外，还教他学点手艺，旨在将来能有一技栖身，可以自食其力。

黄亚进之所以有此与众不同的做人观念，处事果断，就因他多年浪迹江湖，走遍大城小鎮，见多识广，眼界宽阔，心胸自然不会局限于男耕女织的农村社会。

谈起他的身世，亦怪可怜，比黄俊生更惨。他七八岁就失去父母，无依无靠，做了小乞儿。白天，沿门托钵，讨些残羹剩饭；晚上，睡在祠堂，任风吹雨打。不知是哪一年，他忽然失踪，以后谁也不曾记起他。前年，当他二十三岁的时候，突然回来了，好一副男子汉的气概，已非当年的鼻涕虫了！因他无家无室，适巧祠堂管理员去世，他便填补了这个位置，解决了住宿问题。他绝口不谈这些年来遭遇，只透露过当日曾跟